

周易新疏

上象  
下象

六





12  
923  
6



周易新疏卷六

因幡 河田孝成 著

上象

此篇每卦首舉八卦大象以示經國大範。因以名焉。亦隨經而分上下。象本獸名。南越大獸。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夫二經十翼。皆卦影耳。乃皆象也。而偏言象者。主三畫卦。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八卦以象告。及說卦所說可見焉。東涯曰。韓宣子適魯。觀易象。說者以為畫辭。然卦畫辭流行列國久矣。載在左傳。何得謂宣子獨觀之魯哉。乃知宣子所觀。即此篇也。而宣子





聘魯在孔子志學之前。則此篇亦非孔子之作也。孝成考左傳。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悉在魯矣。夫魯本有春秋。孔子筆削之。而後世稱孔子作春秋。意者易象亦魯之所。有。而孔子定之。謂之孔子作。亦猶春秋邪。但此篇論大象者。實先王大範。因以專象名。則宜子所觀。蓋是矣。其釋畫辭者。與象同。撰焉。乃孔子所贊述。而非魯舊傳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乾降乾升。天行健而

自勉。克勵其行。足以首物創業矣。大象與釋象。釋爻。其辭絕不相類。所謂宜子所見魯舊傳者。止是矣。胡炳文曰。八純之卦。唯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吳仁傑曰。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寫誤為健邪。六十四卦。豈容乾獨異於諸卦也哉。東

涯從之。記以存疑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下乾變為巽。陽氣隱入於下之象也。於乾坤之

初。揭陰陽二字。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者。因乾陽物坤陰物之義。以明諸卦剛柔有陰陽象。非以陰陽釋畫義者焉。故除此二畫之外。无復以陰陽釋畫義者焉。夫陰陽氣也。剛柔形也。六位有名而无形。故以陰陽稱之。至於斷連二畫。則既有形之可見。故名之以剛柔。故曰分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變離為分陽。迭用柔剛。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文明而乾在上。天下文明。故曰德施普。蓋文明則施均。均則不患貧。可謂普矣。終日乾

乾反復道也

反復謂勉強不息。古或躍在淵



進无咎也

變與為進退而得其所是

飛龍在

天大人造也

聖人作禮樂人倫明於上不曰

也。劉向疏作聚。師古云。聖王正位。臨。亦通。九龍有

悔盈不可久也

說高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天德謂乾剛。可以首出庶物。用九乾剛。變為坤柔。雖天德亦不可為首也。歐陽修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曰用九用六。朱熹曰。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畫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恭遜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又曰。占法取變。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

祭祀之屬反好。與見羣龍无首。利永貞一也。孝成謂。王弼程頤不言九六之變。獨歐陽氏始言用九用六之變。朱氏因以為解。又知有困卦之屬。而不知自餘稱九六者。皆指其所之。是以不能觀象。玩辭。豈不惜哉。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有載物。義在象註。重坤

子以厚其德。成事之則。蓋能成事則者。不以聰明先於人。能任於人。使其自己。其於事也。不自我始。必循其故。其則簡而易從。家國无為而治。是所以承乾行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謂凝

柔變為剛。堅也。又坤順易馴。故曰馴致其道。按魏志作初六履霜。古本作履霜堅冰至。足



利本同。舉正曰。履霜。陰始凝也。今六二之動。本霜下誤增堅冰二字。未知孰是。

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經言直方大。而象不

言大者。二本直方。遇六而變。而後其功大。故曰六二之動。則大在其中也。其功之成。猶地道光矣。地道光。謂能含天氣。吐粵品物。貴發

光輝也。繫辭曰。又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曰六爻之動。

三極之道也。由是觀之。則動者辭中所舍。人事情狀。可用以云為者也。象言動者。唯此一

爻耳。與初言陰陽同。亦揭其凡。以明三百八十四爻。皆為示動之

言也。古本方下无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

從王事知光大也。以時發。當可而發其所舍也。是知者之事。變良有知

象。如蹇象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艮象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是矣。光大亦以變剛止。陽位而言。經云。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程頤曰。括此舉上句。解義則並及下文。他卦皆然。括

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謂

變剛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變象一剛止於上。而不能有為。用六

永貞以大終也。柔皆變而為剛。故曰以大終。終。如相亦惟終之終。在易謂

變而能成其事。後皆倣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雷雨之動。天造草昧。君子有為之時也。不言雨而言

雲者。坎在雷上也。經。條理大綱也。綸。如彌綸之綸。言以法度苞括國家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正志行發

居貞之義變象失正其志在行正故居貞而不變遂有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譽焉居則不行故曰行正亦唯志耳未能行所以磐桓也

大因剛象乾坤之初言陰陽此又言貴賤以見剛貴柔矣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

稱六二者與坤六二同謂變也後稱九六也者倣此女子不字非常道也屯言乘剛蒙

言剛柔畫名定矣後不屢言者易即鹿无虞雖有天道有地道要皆人事也

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不能驅山林出禽而從禽

言无所獲也窮者震威窮而不振也胡炳文曰經言不如舍辯之審也象言舍之去之決

也舉正以上求而往明也坎水在上屯其膏者清明

施未光也吉在柔小所以施泣血漣如何可

長也上之如殷三仁及紀侯去國能處屯窮者下之程嬰杵臼之事不可為則如

龔勝陶淵明唯死與不仕是可耳如陸秀夫張世傑之立宋主欲為不可為義勝而仁殘

故屯窮之時戒其乘馬班如以不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之泉其初出也無分東西

蒙之象也而必就下君子以果行於善山勢高重君子以育德於厚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刑以正法所以利也子克家剛柔



接也

禮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剛在內為卦主。勗帥柔。納婦吉象。有內

助而後家可克。故以勿用取女行不順也三

剛柔接。釋子克家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初二而五

五坤變喪其坤。故行不順也。比上。唯四與剛隔。故曰獨遠實。柔虛剛實。朱

熹曰。實叶韻去聲。董真卿曰。今易自坤以後

六十三卦。象散入爻辭下。遂不可以童蒙之

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童蒙之

吉順以巽也互坤順從。變象巽入。五之利

所以能聽於二而得吉也。御寇上下順也變師上下五柔。

皆順從於一剛。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需而

為雨。君子以行

飲食宴樂之禮。大饗卿士賓客。朝宗如雲騰

脩睦明儀。羣臣各得言所欲言。以施德於民。

民皆待于下流。知惠之將至也。不言雨而言

雲者。明需義矣。坎為勞卦。慰勞莫切於飲食。

故坎多言酒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不犯難行。乾知險也。恒常異義。說在恒象。此

言能恒其德。則雖无成功。而未失常居。亦不

犯難行之事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

也。衍水溢也。有盈而无用意。剛中无應。无所

用其力。故曰衍在中。互卦雖有兌言。然變

之既濟。故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



不敗也

災謂坎外。謂外卦不自外來。而自我致寇。无所歸咎。故節象曰。又誰咎也。

然敬慎則不敗也。敬需于血。順以聽也。

慎乾象。古本寇作戎。而陰柔。故曰順。又坎為耳。連三五離。坎為酒。兌耳明而說。故曰聽。言順承以待君命也。

食貞吉。以中正也。

古本酒上

不速之客來敬

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五為需主。設酒食而待。是為當

位。上乃无復所待。故曰不當位。以釋不速之意也。言雖不當需主位。然能敬來客。則不至

大失也。王弼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本乎乾。上文言无位。然无位非不當位之義。且

噬嗑象以五為不當位。謂之何。程頤曰。不當位。謂以柔而居上也。朱熹曰。以柔居上是為

當位。言不當位。未詳。考成謂。當位與位當異義。當位。猶云當國當路。謂當專任之居也。位

當。謂剛柔之才與陰陽之位相稱耳。象曰。當位者。二。賁蹇之四是矣。曰。不當位者。三。需上

解困之四是矣。曰。位當者。唯臨四耳。曰。位不當者。十六。散見諸卦。而言於五者。唯大壯耳。

言於四者。五。其餘皆言於三。危地也。而不

於初上與二。夫初上无位。非言位之居。而需

上言之。解者之所以難也。能辯當位與位當

之分。則亦何疑之有哉。若夫二之不言位。則

有說焉。中於下而執事。居退而不稱位。其以正稱之

中。而不在位。故稱中而不稱位。其以正稱之

如豫晉亦皆連言中正。以所尚在

中也。初則專稱正。一无言位者矣。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頤曰。天上水下。相違而



行。有爭訟之象。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是也。人或以天左旋。水東流。釋違行者。拘於區域者之言耳。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知訟之不可長。而不永其事。故不至訟。而終吉。可以得焉。是故君子无所爭也。變履辯

上下。故曰辯明。不克訟。歸而逋。自下訟上。患至掇

也。二與五敵。下訟其上。其患必至。是求取之也。掇。因變互艮為手指。王肅曰。若手拾掇

然。食舊德。從上吉也。上乾為君。不曰從君。而曰從上者。明從時。王政

令也。三有諸侯象。諸侯復即命。渝安貞不失。非純臣。故其言如此。

也。訟非美事。故以不失為吉。若其訟勝乎。訟反至。速辱。故於上則戒。以不足敬也。

元吉以中正也。人情有好知之失。聽訟者所宜慎焉。故贊元吉以中正。蓋

戒之也。象曰。尚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敬。因中正。亦同意。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能容養民。畜兵。中有水之象。寓兵於農。制之田里。以安其業。

保結連坐。以備其用。則平時无素食之人。古之制也。後世兵農判矣。負耒耜者。不知戰。執

干戈者。不務耕。士生逸樂。奢侈成俗。財用殫焉。人馬弊焉。乃至募市井游手。農間羸弱。凍

餒之人。以供列卒。豈武德安世之備哉。如李抱真。民三丁。擇一。獨其租稅。給以弓矢。令暇日習

抱真。民三丁。擇一。獨其租稅。給以弓矢。令暇日習



射。歲終大校。比及三年。皆為精兵。成卒二萬。後諸叛繼起。關河南北。悉為盜區。抱真獨以數州橫絕其中。躊躇四顧。莫敢輒侮之者。然則不患无兵。兵不患无食。所患治之无人。制法耳。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釋經否臧。胡炳文曰。律令謹嚴。出師之常。

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羣柔中唯一剛。中於下而帥眾。是承天寵者也。剛天德。故言天寵。若其行不仁不義而獲罪於天。不啻无成功之吉。王錫亦不可得焉。戒意深矣。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經以凶斷。

其疑象以大无功發。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凡

凶義也。大因變剛。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窳。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故左次雖无

功亦未失用。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

兵之常也。使不當也。中行謂二。委於二使當也。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其受爵土

者亦宜對王命以正臨其下。若耽逸遊財利而用小才之人則必亂其邦矣。亂邦諸侯之事。不言家者。卿大夫之行與國之治亂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象乃湯武



之事。故特稱先王。又曰建萬國。程頤曰。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先王以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初遇六。則有他吉矣。遇八則徒无咎耳。不能

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不變則不自失也。比其正乃貞吉也。

之匪人不亦傷乎。如殷人應武庚。范增從項羽。至於死亡。亦其意有可

憫傷外比於賢以從上也。賢謂五也。五君位者矣。而曰從上者。比時

君臣分未定也。其意與訟三同。言能貞以比於五則吉。如蕭曹之從漢王。若變剛勢迫於

其上。則至速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

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上使。如管子

馬法。上使民不得其義之上使。中因應二。而言得其時義也。不言正者。惟稱其无過度耳。

王者之比。諸侯也。寇則驅而舍之。歸則取而撫之。偃武修文。不逞淫威。邑人之所以安也。

程頤曰。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比以向背言。去者為逆。來者為順。舉正曰失前

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東涯曰。比之无審文勢。非誤倒。且禽叶韻。依舊為是。

首无攸終也。比窮於上而柔虛。變與為不果。為不成。故无所終也。如陳嬰屬

楚。比之得首者也。雖義帝更始之凶。豈无處之之道乎。是故春秋美紀侯大去矣。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大禹謨曰。誕敷文德。論語曰。遠



人不<sub>レ</sub>服。則修<sub>レ</sub>文德。蓋武力有限。文德之化。无窮已矣。譬之風化。莫遠不<sub>レ</sub>届。但其德文柔。猶風之有<sub>レ</sub>氣。而无<sub>レ</sub>質。其所含蓄。順而不<sub>レ</sub>逆。漸而後施。所以為<sub>レ</sub>小畜之象也。胡且以為<sub>レ</sub>文王之文章才藝。不能<sub>レ</sub>厚積遠施之名。以懿<sub>レ</sub>文德。為<sub>レ</sub>美道得<sub>レ</sub>之矣。程朱泥<sub>レ</sub>小畜之名。以懿<sub>レ</sub>文德。為<sub>レ</sub>美文章才藝。不能<sub>レ</sub>厚積遠施之名。以懿<sub>レ</sub>文德。為<sub>レ</sub>美

復自道其義吉也

變巽為申。令初將從令而

違令象。然能稱時變。猶殷士

牽復在中亦不

自失也

亦承初辭也。雖不如初之義

夫妻反

自不能正室也

三四非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謂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巽風以

既雨既處

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積載謂畜積之久至上而

成也疑巽象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或曰疑舊作礙亦通然不知巽疑象之明矣

上天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不可

汗穢尊卑之分也君子以辯上下使各履服色度數之禮王公尊於上臣屬卑於下上下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從吾

幽人貞吉中不自

亂也

履中不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

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



于大君志剛也位不當謂柔小居過陽為卦主也于當作干犯也志剛謂

欲變之愬愬終吉志行也天風布化而夫履下說志行象

貞厲位正當也唯五兼言正當者尊以專制正以服人當以不過也

三善夫履自用不能卑聽危之至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履上師保

之居无他職掌其要在元之一字故特揭元吉也在上者慶之所及大也慶因兌說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財裁通裁成天地之道謂如定四時成歲弼成五服類所謂範圍天

地之化者也輔相天地之宜謂天時地力各隨其宜而樹藝營為也則是地平天成之事

唐虞羣后之所以贊贊而其功成於大禹然則此后蓋指禹矣夫泰者上地天下人身具泰象乃知人有能使天地之氣相交之性扇爐燭翳之用耕耨培栽之功雖小可以譬大故財成輔相人之道也老莊任天之言一諉之天非人之道也賈誼曰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有所設弗為不立弗彊則壞如董仲舒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道也又曰天者羣物之祖遍覆包函而无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溥愛而亡私道之大原出於天亦以道為聖人所立惟其所立本之天故曰大原出於天耳自揚雄著大玄渚聖經而後儒者溺於玄理以虛无為宗旨以天理自然為人道是皆昧乎泰卦之象不知天人分故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因有應於外卦。初未大行。故曰志。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雖有善。然其所。雖光大。謂剛變柔。

以包荒得尚。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既進乾坤。舍天地。

之道消長之象。呂祖謙曰。无平不陂。今本作无往不復。東涯曰。爻辭復與福叶。故象只舉

下句。今本為是。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

願也

皆失實。謂三畫皆柔虛。中心願。謂有應於下。而中心願降德也。

以祉元

吉中以行願也

四雖孚矣。未能行焉。中心願耳。五以居中。能行其願。

復于隍其命亂也

變艮成言。有命象。命亂其勢不可止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之德。可以處約。能處窮約。以辟時難。如是之人。不可榮之。以祿。若不能節儉。仰不足以事

父母。則不違擇祿而仕。難之。或不可辟也。宋儒以儉財為易事。故以儉德為收斂其德義。

其意在欲務深其解矣。舜稱禹以克儉于家。儉之為德。豈不美哉。且夫儉者。仁之術也。在

為上者。其德最大。故曰節用而愛人。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變象不偏與四應。有大為之志。故曰志在君。

謂之志者。與泰初同。君謂上乾。古本茅下有茹字。東涯曰。君非專指五也。與泰初在外義

同。變外言君者。便韻耳。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亂羣柔。有和光同。



塵意。蓋處衰世之。道為爾。羣因坤象。包羞位不當也。似與履三相

主故凶。此則接於外乾而包羞耳。有命无咎志行也。象亦似

以觀化。其義大於履四。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說在履象

胡炳文曰。以大人而處二。有德无位。當守其

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五。則有德有位。能

休時之否矣。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如有攸不為臣。

之時。否將盡矣。然傾出其否。譬如鑿用吐方。故戒以不可長也。東征綏厥士女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人之相同。猶火

而識別焉。類其族黨。辨其物采。使之不混同。

則雖百萬衆。可得而治矣。此以會同言之也。

物。物色。人之所見。謂旌旗車服之屬。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經曰。于門者。門內也。門

黨。故曰。出門。變象應四。同于艮門外。又誰咎

之有乎。避嫌疑之道也。出門象與隨初同。

同人于宗吝道也。同人象。王霸會諸侯。乃天

五雖中正相應。于宗則不免吝道矣。魯齋心

法曰。伊洛諸先生。有同人於宗之弊。其氣類

同者。則推尊標榜。无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

斥不能合。謂其同者皆善類。不同者皆惡人

也。寧有此理。此所以百伏戎于莽。敵剛也。三

歲不興安行也。安。猶謂外卦。乘其墉。義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朱熹曰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

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穀

梁傳曰弗克其義也公羊傳曰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克爾也胡炳文曰弗克

納似於此經弗克攻矣弗克其義也似於此象義弗克也 同人之先以中

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不曰正而曰直者會韻如二君故曰

相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於事外耳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在火

天上所照者徧為大有乃守成之象遏惡揚善大明聲教以照遠近則順天休命可以永

保其有也遏揚莫烈於火力焉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交故有害變象與四應其害可免故稱九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德義積中而家國可得而保矣 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害謂變象曳 匪其彭无

咎明辯哲也 哲明貌明辯 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文明之交下信以感發其志然

乾有易象又有戰象故不臨之以威儀則下慢易而失不虞之備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者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有窮必亡故无天祐則不能吉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貴者

賤者齒讓猶山與地平然謙讓之美釋象盡之矣此更因其平象以舉平施之義也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周急不繼富管子曰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而有餓餒於衢間者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而民有賣子者財有所分也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唯輕重之家能之耳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亦皆此事也故漢書食貨志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筦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來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謂牧牛也因艮山

處卑下當謙之初動而明夷故雖君子之人亦自耕牧可以全性命矣是顏閔之所安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中正而止中心自得不求應於上而靜故雖有

鳴象不敢鳴所以貞吉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萬民以羣柔言

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其居既高故雖謙亦有儀而存矣不為卑野之

行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不服謂

謙讓之化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謙

不得志於目前而能有終者也上六其志未得而其事既窮不得已而鳴謙者也故不可



用國容而可用軍容矣古本可作利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和豫先王作樂天下和矣崇德尊崇

祖宗功德頌之歌詠而使入仰之也殷盛也

配祖考者若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者故商頌曰古帝謂古之

尊曰上帝故經稱天稱上帝莫所識別一本

之義也後之王者其始祖雖非帝亦配天若

夏郊鯀殷郊冥周郊稷可見是故上世之帝

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其所作興生民之

業功德與天地同流者稱之五帝以配五行

兆於四郊又祀明堂明堂五室見考工記一

帝一室為五帝彰矣而孝經則曰上帝是非

五帝之外又上帝也班孟堅明堂詩上帝宴

饗五位時序此以上帝為五帝未失古義但

周禮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蓋言禘矣

周禘饗饗非五帝數故五帝之外又言上帝

家語五帝篇置辭駁雜漢儒以為五行之神

非也又有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行之

亦出家語稱始為衣裳之治者而仲尼祖述

堯舜二帝非配祀五行者也明乃謂五行更

謂之乾无誓之言耳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柔小在微下而欲與四同謀安變而鳴其豫是其志之所以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其志之所以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

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與初相照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者明貞疾之言乎變也變正非有所疾然本柔乘剛而傷故雖變猶疾耳以其在中故

不至亡也胡炳文曰處上卦之中則位與號猶未亡也周衰之時權歸伯圖周雖微弱亦

以久存此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不可不變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為正秋雷始收聲雷藏

兌澤君子以隨時休息如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雖息猶思道訓故息有止而又

生意宴寢也宴息皆兌象程頤曰隨時之義萬事皆然取其明且近者言之及嚮昏晦

則入居於內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丘富國曰如雷出地奮豫作樂崇德雷在天上

大壯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閉關息旅澤中

有雷隨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孝成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彊地勢坤君子以厚德之屬

凡大象之言莫非法卦象者法卦象者能體天道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正謂不失也亦不失正也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小子則失丈夫弗兩係



必矣。故曰弗。凡言弗者，皆係丈夫志舍下也。

做此弗字義在同人九四。但三四非應，不可係之。故舍下亦唯志耳。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如浮雲所以凶也。若有孚在道如屯四則可謂明功矣。孚于嘉吉位正

中也。不曰以正中而曰位正中者，所重在位也。如比五巽五及渙五正位皆同義與

需上履五所註合考。其言无所苟可見。先儒多以爲文辭音韻。經中淺事於此等處總不

留意。遂至於裂象韻語拘係之上窮也。外位附之各爻下亂亦甚矣。

位外之人窮而將盡所以拘係之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敗象暴君壞倫理。故君子以振整民俗。育成民德。李舜臣曰：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爲號令也。育德者，猶良山之養成材力也。

育德多取於山。故蒙亦曰育德。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父雖不善，豈有敗家國之心乎？唯其事不善耳。

幹蠱之初，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故張清子曰：此善繼父之志者也。

得中道也。子之於母，不主高義，故稱幹父之得中道也。中道中行同義。

蠱終无咎也。以過剛故雖小有悔，裕父之蠱之則无咎。故言終。

往未得也。變鼎折足，雖往幹父用譽承以德亦未得取新也。



也承即承考也。以用也。以德謂用二也。君道不貴自用。而貴任賢。用德之所以為譽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雖不事王侯以飭蠱。然其志在揭世道於位外。

而不枉以徇時。故可則矣。若徒消遙乎清虛。無為之境。不以人事累心者。與於陵子仲。上

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率民而出於无用者。何別。非志士仁人之所則也。

故韓愈曰。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孔

達曰。地臨於澤。在上臨下之義。其下莫不喜說和順。在上但須教化思念无窮已也。朱熹曰。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二方用事。初唯咸臨吉

无不利未順命也不順命者。語直道也。直道之行。非咸臨之至。則不能

矣。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上。其親如家人。父子。豈不至感乎。且夫感有邪正。故以吉斷之。又以未順命。稱其直矣。蓋勿面從。有後言之意云。孔穎達曰。若純用剛。則五不從。若純用柔。又損己剛性。必須商量。未可盡順。五命。有從有否。獻可替否之義也。孔云。用剛用柔者。似知變者焉。但未能辯九甘臨位不當

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執其兩端。用中於民。敦臨之吉。



志在內也變損上皆應下而上為良主故曰志在內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有徧歷周

觀之象觀品物風化而培養可施焉先王省方觀民俗以設聲教丘富國曰省方觀民乃坤之象設教乃與命之象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象庶之所道在君子則為鄙吝童觀因變震奔

走故言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初也承觀我生進初六

退未失道也初二非君子觀道三則進退在我而能自審雖不如四之觀光

未失君子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以賓禮尚諸侯國光之大者也觀

我生觀民也民俗善惡由君道得失故當觀民以慎其德象因卦主故曰有

孚顛若下觀而化亦以民言之君以觀其生民為生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觀其生

志未平也位外之人不得行事故雖為人所仰觀其志不平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蔡邕石經作電雷為是明罰勅法取

象於電雷明威法罰所以輔化而少恩則及敗化故噬嗑與賁對而後其義始全徐幾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

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

履校滅趾不行也震為坤滅其足是以噬膚不行所以无咎也噬膚



滅鼻乘剛也乘初剛而遇毒位不當也已而不

欲正人所以遇毒也利艱貞吉未光也未光以變柔而

以光則反失吉利矣說者或謂四以剛能斷

故吉之言獨歸之四法家論耳吉凶者斷疑

辭且主於折獄者二也而聽之宜在柔語曰

刑罰如加之於身豈貴剛果乎故此亦以未

光釋吉利孝成與聞獄訟殆二十年雖貞厲

不能聽猶人而竊感乎未光之訓有焉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無人不服故單言當也折獄得其當之義也

折獄得為震鳴耳

鳴而聽不明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程頤曰

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

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君子以脩明其庶

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程迥曰

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

稱火豐噬嗑稱電者暫明於幽暗之間不以

為常也孝成謂无敢折獄猶孔子赦父子訟

者意明庶政全卦象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而為小人之事賁

无敢畏止折獄離明其須與上興也與三四共永貞之吉終莫之

陵也永貞則終能成其賁二四不能侵陵以

終因離終賁成互坎被侵陵於二四然



以吉也。所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

也。六四謂變當位。謂當進賢之任也。變互有

初雖或非議之。終无尤之者也。離四有焚死

往。故无六五之吉有喜也。變與雖各亦得吉。

謂家人交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居位外而篤

而之坤柔不事文飾以之。實又晦其光

為得志。貴上之高致也。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者下剝上之名

剝之道。山附於地巍然不動。治剝在上厚下

厚下。坤厚象。安宅。艮門闕止於順上象。釋彖

所謂觀象者也。程頤曰。為人上者。以厚其本

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是邦本。本固邦寧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滅下。謂虐民也。剝牀以辨未有

與也。上剛與二三。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剛而三獨應

下各有二柔。變止。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剝至

其際。故為失上下。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剝至

身近於。以宮人寵終无尤也。雖女寵變與有

災也。尤之哉。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

可用也。變則羣柔喪其主。雖衆不可用也。朱

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剝君子。君子亡則

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自古小



人欲害君子。國破家亡。其小人未嘗有存活者矣。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程頤曰。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

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

使商旅不得行。后不巡省方。都潔曰。舜十一

月朔巡守。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是月

之至日也。孝成謂先王以殷周言。后謂夏后

夏承虞。巡守蓋如舜典矣。至殷周

則巡守希見。故不省方特言后也。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程頤曰。修身之道无他

以從善。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陽氣復於地下

而已。

見矣。於人為好生之德。故以初剛為仁人。為

二能下之者。謂不之而為剛。臨事而復正。以

順從於初也。象象言仁唯此耳。而以初復脩

身為仁。與克己復禮。九經修身相發。皆為仁

由己之意矣。蓋仁者心之德也。在心者不可

得而見焉。故孟子以惻隱之感。明其固有也。

仁字義在。頻復之厲義无咎也與小畜初復

文言說卦。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

意相似矣。之卦所謂明夷。中行獨復以從道

也。道亦指初。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從道之

事。此以從初為從道。可見君子之道唯仁而

已矣。苟志於仁。其吉豈假言哉。程頤釋此文

曰。四行羣柔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

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以柔

周易新疏 卷六 二二四



居羣柔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朱熹曰。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是程朱不啻不知。吉凶所以斷而已。又不知吉利之分矣。其所引仲舒之言。亦失其義。仲舒所謂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擇吉而行之謂也。正義明道行之吉也。苟其行吉乎。功利天也。不可期焉。故不計其功。擇謀焉耳。吉凶利不利。辯在謙初矣。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唯以在中。自成其德。无悔耳。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昏迷不恭。反道敗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

雷行。蟄蟲動。萌芽振。萬物自然有得焉。故為物與雷行共无妄也。先王以盛對天時。發育萬物。使遂其无妄之性。禮樂之化為爾。

无妄之往得志也。无所期望。則无所志。變象應四以彙而進。故為得志。

不耕穫未富也。不耕穫而出奉五者。富亦自至。但其所期望在仁而不在富。且二本柔虛。變履幽人。皆非富象。故曰未富也。古時有富與仁對說者。如鮑文子所謂親富不親仁。孟軻曰。不行仁政而富之。可見。如去仁惡乎成名。亦以貧富發端。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不必鄙語。陽虎雖亂。其口有微辭。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可見焉。是其所以敗於魯。而用於齊。不行人得得於齊。則舉於晉也。是故惡夫佞者。不行人得。

見焉。是其所以敗於魯。而用於齊。不行人得得於齊。則舉於晉也。是故惡夫佞者。不行人得。



牛邑人災也有無望之福。又可貞无咎固有

之也孟子曰非自外鑠我固有之語性也戰

性中有之必欲之至陰柔之所欲往而安焉性之所有也无妄之藥不可

試也試用也不可用謂不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三上卦窮故皆有災不幸為災過誤為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前言往行逝而无跡猶化工之无跡乃天

以識之以蓄其德巍然而高乃山象也前言

往行之在身以生事業亦猶天氣在山中能

生貨財也夫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時過

不學无妄之災不可免焉戒意深矣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變與輿說輶中无尤也

得中而不妄進雖性健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變損得

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兌之卦亦有互六五之吉

有慶也承上文有喜而曰有慶但喜自喜也

故言六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初不犯災則四

五有慶此四爻皆成畜者也上合志於三而

道大行丘富國曰畜而至此畜道散是矣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山下有雷



木。頤養之象。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要也。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二四朵養於我。我乃動心於口腹。雖剛亦

不足貴。頤安世曰。亦不足者。示其本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損

損下。兌說奉五。其行與羣柔背。故失其朋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養貴正。三為不正。故其道拂悖也。言大者以居下之上也。凡大字有因剛者。有因上者。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謂五也。光因變離。養賢於下。以承尊位。能使

上施光。吉凶之所以與。二反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變順因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與履上同。彼因變兌。此因變坤。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丘富國曰

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於沒木。大過之象也。人之常情。獨立而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悶。惟聖賢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故能不懼无悶。獨立不懼。與木象。遯世无悶。兌說象。王宗傳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也。

藉以白茅柔在下也

入在最下。畏敬之過也。

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剛過於柔。而初二相與。

棟橈之凶不可以

有輔也

三應在上。而不顧下。乘承亦无可以為輔者矣。

棟隆之吉不



撓乎下也得輔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

夫亦可醜也得上相與雖過時不過涉之凶

不可咎也其行雖不軌於中道過高自說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脩德於身

謂之德行見孔安國孝經註平常應接必所

當慎故常之也教事以武備言坎險象孔子

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其事則周禮大司馬

振旅芟舍治兵大閱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

可以應卒故習之也二者皆取象於水洊至混混不舍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失出求小得未出中也

雖剛亦在險中故不能大得來之坎坎終无

變柔可以求於五而小得也功也井三不食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剛柔指

熹曰晁氏曰陸氏釋文坎不盈中未大也剛雖

本无貳字今從之似是以坎中无輔未得大行

故變小反得无咎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變巽入窮故失出道竊疑凶出之誤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徂徠曰凡大

通于上下曰先王者指湯武曰后者指禹曰

大人者指文王文王未定王位故以大人稱

之蓋文王先於紂殷是殷命將移而未絕矣

文王繼興乃明兩作之象也孝成謂殷紂之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時設令无周之服事乎。天下為戰國久矣。故隨上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升四岐山之亨。象釋之曰。順事也。皆言能和順人。亦可以譬畜牝牛矣。孔子至周。德仁管仲亦冀相諸侯為霸而興東周耳。而又小管仲之器者。蓋心期文王至德焉。故曰君君臣臣安老懷少。此中庸德行。非坤正順承之至者乎。畜牝牛之典。照于四方。相發如是。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不敬則不免咎矣。黃離元吉得

中道也。凡中而不正。以中道稱之。離二中正。以韻故曰中道。日昃之離

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朱熹曰。无所容。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涕沱戚嗟。非吉言焚死。棄也。

變乾能成君象。故曰離王公。孔穎達曰。連王而言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下象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澤氣潤下。山能舍

舍己從人。學以成才。受入之道。莫善於虛己。虛者。良內象。外兌有言。良虛受之。又良為

少。弟子職曰。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咸其拇志在外也。外謂四。雖與四感。拇不

凶居吉順不害也。順謂變與。變亦有感象。然



老夫女妻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

下也初二性柔感而不止三為良主亦不處矣所執之志卑下而在隨人無獨立之

操可謂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

大也未感害言變正未為感所害也未光大言不貞固則雖剛未能成光大也咸

其胸志末也德行本也言語末也五比於上

戒不變則不能无悔也蓋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下卦行象以靜為吉上卦言象寡

則無悔矣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騰通揚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者恒遇者也以喻君臣之遇也立者

立於位也方如就養有方之方謂人臣所守各有義方而不轉移也乾自彊不息創業象也坤厚德載物守成象也乾坤相承大範建焉咸虛受人學之則也恒立不易方官之守也咸恒相對學優則仕之義見焉餘卦大象皆自此四者出矣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居恒之始而求於四交淺而求深九二

悔亡能久中也變正無應能止而靜恒久而中不恒其德无

所容也往來皆見棄於人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安何也

得勸辭也言宜早正其位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

制義從婦凶也五之應二以柔聽剛猶婦人從一而終其身也從一謂未



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所謂不貳斬之義也。從婦謂從婦言也。義者臣道也。而士守矣。大夫裁矣。故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恒在上。夫子制義制裁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恒在上。為善不終。合其前功而敗之。故曰大无功。大字義見頤卦。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小人在

通稱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故君子亦有惡。然細小之人。不必為惡。故不惡矣。嚴如嚴君之嚴。父母雖嚴。豈惡家人乎。但不褻近耳。仁之術也。張清子曰。天之與山。勢本遼絕。自下觀之。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矣。遠如敬而遠之。之遠。遠小人。艮止象。不惡而嚴。乾剛象。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止於柔闇而不往。不見離明於世。則雖危

亦何咎。執用黄牛。固志也。固守欲止。遯之志。之有矣。躁不能固。係遯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

可大事也。憊。疲病也。大事謂戎。如劉先主不。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好遯君子之事也。柔小

可事高。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變則不正。故雖致矣。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變兌反象。義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震天上。威



有餘然剛既至四不敢履尊位君子以非禮弗履禮者天秩其用反卑因乾在下履因震足在上程頤曰赴湯火蹈白又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壯於下而无應故雖有信於人然窮而不能成功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中於下而壯有陵君之勢故不變而正其義則不能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罔昏蒙也君子罔猶言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罔上省用者明用之為辭藩決不羸尚往也上文觸藩而羸此則

決而不羸故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變剛位當而有兌羊

為將以剛壯制下之象來歸則位不當而喪其羊象程頤曰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

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程頤曰進退不能自處之不能詳慎也艱則吉自當變矣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自昭者躬自務行以明示於人

之義也明德謂君上文明之德眾之所仰瞻也君子明明德於天下取義於明出地上夫臨下之道貴明而不貴察譬之日月照遠而不照隱焉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誠如是乎譖愬不行而无苛察之殘矣管子曰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又曰明主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



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變正无應

故獨行正也命官命也未受命謂无位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意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衆允之

志上行也志謂欲變也變則能得鼫鼠貞厲

位不當也本其位不當故雖失得勿恤往有

慶也慶因下坤含變象繫于包桑意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下卦

有坤其道與純離異故不能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日月入地出則

又明故晦為明之根萬物負陰而抱陽背臟而腹腑平旦存夜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曰章是用晦而明之義也程頤曰君子莅衆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決行於義不謀食也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順以柔言救傷之道以健速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不可疾貞猶有入于左腹獲心

意也獲猶射而中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乃貞



下卦貞也。故曰箕子之貞。又曰明不可息也。明亦下卦離象。雖外受傷。在中者不可滅息矣。唯二中。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正為爾。則也。譬如殷紂及唐明皇。初登帝位。有才名。以照四國。後昏敗无度。遂至滅亡矣。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發火炎風。

自內而出。君子言行。出身加民。發通見遠。故以慎言行。為言矣。物者。事之則也。恒者。守之久也。言有物。而不妄。行有恒。而能終。則家道正。家道正。而可以及天下矣。

閑有家。志未變也。初正而應四。然未用事。有能守其初志。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柔順而巽。防其不正也。與於五。是

非丈夫之宜也。而所以為吉者。互坎變而家為兌。有飲食以奉五之象。乃婦女之道也。

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嗃嗃。雖厲。未失

家節矣。嘻嘻。則至慢驕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雖富亦不

在陰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六親和睦。威如之

吉。反身之謂也。變坎反內。義與蹇象反身同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象所謂睽。而

見惡人以辟咎也。變而應四。胡炳文曰。爻曰。无咎。象曰。辟咎。睽之時不

得。不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二五正應。非有邪。辟也。



也見輿曳位不當也謂與无初有終遇剛也謂與

上合交孚无咎志行也變得初補厥宗噬膚故志行也

往有慶也慶因兌遇雨之吉羣疑亡也雨者陰陽之和

以譬羣疑解上已疑又疑二四故曰羣疑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及身脩德張清子曰山上

泉土石礙而止之不能流行其象為蹇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君子所以反

身脩德也孝成謂反身坎水反下象脩德艮山得潤象

往蹇來譽宜待也在蹇之始宜艮於微下王能養其德以待時矣

臣蹇蹇終无咎也變井雖蹇敝不能成往蹇

來反內喜之也三能止則國往蹇來連當位

實也當位謂三五三主於艮五尊於上四雖柔虛其所連合各當要路守正剛實乃

蹇可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中節謂君居制限

濟矣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

從貴也內謂下卦志在內與三應也譬之遠人慕華風學禮文而未得行於其土

故曰志然非接尊位之事故曰在內內如內

典于中國之內泛稱也又剛為貴從貴謂與三五接也朝聘王公從其道以立制度於其國之事漸上所謂其羽可用為儀者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張清子曰雷雨者天之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

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此君子所以推廣天地

生物之心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習坎象曰剛柔際謂四

際亦謂初二即歸妹象所謂相承者也初柔能承中道之二故雖无功然其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貞吝以過中也九

五瀆於初三之嫌故變正而後其吉全矣中道謂中直即經得黃矢之義也曰道者會韻

耳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寇

則為盜大則為戎

解而拇未當位也

雖動而免於險然未當尊位不

能大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羣小信服公用射

隼以解悖也

卦唯三上不應故三言致寇上言解悖罪三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損澤崇山之象王弼

曰可損之善莫善於欲也丘富國曰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

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

懲忿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欲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合志謂庶幾不失應變象失應而坎險背於



益上之義。不能无咎矣。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中於下者。重臣

之居。故其志在居中。而不可以說事。一人行。君利在守變正。所謂社稷之臣者也。

三則疑也。疑心一生。何能致一哉。蓋兌巽之。疑故言疑矣。遯上兌初。亦有疑字。

損其疾亦可喜也。損疾不翅已有喜。初亦可喜而適來助矣。喜因下兌。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謂自上祐。中孚所。謂擊如者也。弗損益。

之大得志也。大字義與恒上同。損時反欲益。故曰志。蔡淵曰。損之為義。損下

益上。聖人不得已用之。故卦辭曰。有孚。畫辭。初曰。酌損。二上皆曰。弗損。四但損其疾而已。

五則无損而大有益。唯三當可損之時。耳。損兼言益。益不兼言損。意亦可見。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以布化。雷以發氣。

長養之益莫盛焉。遷善改過。君子之所以日新而益之大者也。風散深心之象。雷發義氣

之象。朱熹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卦本下坤。凡事宜重。厚初四相易而下不

坤厚其事。為非常動。故不元。則不帝不能吉。必不免咎矣。或益之自外來

也。言永貞則不速之益。或益用凶事固有之。自意外來也。外因外卦。

也。固有益如。告公從以益志也。益下。有孚。惠。无妄四。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大。因。莫益之。剛。



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也。偏辭者。一偏之辭也。莊子曰。巧言偏

辭。註。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矣。此言莫益之者。言其一端耳。若究其弊而言之。則不啻莫益下而已。爭奪交生。攻擊之者。或自意外來。孟子所謂不奪不廢者也。外因之卦。

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氣

上於天。則天剛氣。夫決之為雨露。以養萬物。施祿及下。普而无所私。當如雨露之降矣。居德也。與漸象居賢德同義。而此无賢字者。主恩德也。忌。敬畏也。如康誥。文王敬忌。左傳。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之類。可見焉。言求有德而居之官。則下懷而敬畏之也。蓋施之厚也。有佚遊之慮。故申之以敬忌。下乾有敬畏象。說在需卦。

不勝而往。咎也。

經曰。往不勝。計之失也。象曰。不勝而往。无計也。故甚之曰

咎。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中於乾戰。有備君子而。不妄進之象。

夬夬終无咎也。

其始有凶。故言終

其行次且。位不當

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吳徵曰。坎耳塞於中。故不聰於聽。

行无咎中未光也。

變柔雖中未光。亦足以免矣。

无號之凶。

終不可長也。

不啻柔凶。變剛亦何可長哉。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地上。觀民王以省方。觀民

設教。是大禹文命。敷于四海。以後之事。故曰先王。天下有風。姤。是風自天而下。萬物始遇。



于風之象。故為后以施命。誥四方。蓋衣裳之治。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后受而敷之。天下始始禮樂之化。此象義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因乾輪與繩。言柔道在柔。引而將行。故繫而

止之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與為近利。故言義以明不及於賓之

非吝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與初不比。故雖行而初未牽之。唯自

次且。无魚之凶。遠民也。初為民。民可近。不可下。二以近得之。四以

遠矣。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中正而舍文。明以俟天命。姤其角上窮吝也。而釋者。

也。明以俟天命。姤其角上窮吝也。而釋者。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可思以得之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澤水聚矣。地。聚之多也。又坤衆兌說。有安而忘戰之象。所以戒不虞也。張清子曰。水聚而不防。則潰。

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弊。當簡治而除其弊壞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初不萃於五。而萃於四者。應亂其志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雖剛柔相變。而居中往无相引之心。未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上巽。謂巽於上也。上為兌主。三在互巽。變亦互巽。應上。故曰上巽。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五之无咎。有位也。四則位不當。而得聚。故不大。

位不當而得聚。故不大。



則不能萃有位志未光也雖剛光為四所齋掩而志未行

咨涕洟未安上也獨立於上故不安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張清子曰順德

坤地象積小以高大異木象郭雍曰萬物之升其象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逆德暴行不升而困及之矣朱熹曰王肅本順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胡炳文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二說未知孰是依卦象順義似優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變剛二三合志孔穎達曰上謂二三也九

二之孚有喜也謙二所謂中心得者也喜因互兌升虛邑无

所疑也與為疑其升之易无所疑憚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

也順坤象以順為事謂承五猶文王服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因變剛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消謂高小而不可見譬如浮雲消于

大虛也不富謂不之剛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孔穎達曰水在澤下則澤上枯稿萬

物皆困孝成謂君子雖困能致君命如晉解楊之為又能遂己志矣致命兌口象遂志坎



水流通象。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者也。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王弼曰。入于不明。以自藏也。舉正谷下无幽。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慶變坤象。

據于蒺藜乘剛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死期將至。不祥甚矣。來徐

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謂待初之徐來也。

非尊不當出令之位。雖然以應故初不得來也。

劓刑志未得也乃

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故行威。

刑也。直正也。曰直會韻。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

行也

窮而未能變。是未當變通之義也。行謂變而通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朱熹曰。草木之生。津潤皆上。木

上有水之象。如菖蒲葉。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是木上水以養枝葉。猶汲井給人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胡炳文曰。澤无水為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孝成謂。上勞民。又使民勸相。井田丘兵之制。皆本於此。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為時所舍置。井

谷射鮒无與也

上无應與。故射鮒耳。射鮒非其志也。

井渫不食



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謂德行也言德行正潔而不見用是

惻也求王明受福謂井甃无咎脩井也自脩

守正義而不之險也用也丘富國曰三渫內以致其潔四甃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

汚此君子內外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

上大成也在上元首象凡言在上者皆大之

无功可見故此亦為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大陽火氣入水土中蒸生品物

長養日新變革見矣治曆明時而施政令革之大者也曆有成法而曰治之者天動物也

日月星辰之行有時而不齊故不測驗以更正之則時不明也曆說別錄詳矣

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不可有為故麗已

日革之行有嘉也離見兌說行有嘉會如能

然後命可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變象震威故

改命之吉信志也其道雖善无徵則不信革

其革志在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炳如火曰君

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

文細而深密貌順以從君謂雖有不心服者各從其君而不為逆也順柔象君指五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有火。烹飪之象。鼎者宗廟

重器。故取正位凝命之義也。正位。王弼曰。明尊卑之序也。得之。凝。如陰始凝之凝。凝命。謂革之改命。未決洽於民心。新化之熟。猶鼎之調和五味。凝結而成食也。離為南面而聽。故言正位。巽為命。故言凝命。項安世曰。火氣至木上。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猶井之木上亦有水。亦通。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剛為貴。從

四。鼎而顛趾。悖道也。然出否必顛之。初之從貴。有正應之道。是以其道顛之。故為利而未悖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曰終。皆言乎變也。程頤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也。不慎所之。則亦陷於非義。自守以正。則仇不能即我矣。鼎耳革。失其義也。鼎用在程說。暗得變意焉。鼎耳革。失其義也。鼎用在革。不可舉移。失鼎養之義也。以譬雖剛賢。而無益於人。才非其才。故聖教以仁為本。覆

公餗信如何也四為納言。以信為要。初四之應。皆不正矣。變象蠱敗。何以

能保其信乎。鼎黃耳中以爲實也離中虛變。玉鉉

在上剛柔節也剛上柔五。玉鉉雖美。剛鉉柔

中節。則雖和羹既成。然鼎不可舉以用焉。故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丘富國曰。雷。天威也。其仍洊而至。聞之



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  
以脩省斷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厲乘剛也

胡炳文曰屯二豫五噬嗑二  
困三震二皆言乘剛也困三

乘坎之中剛其餘皆乘  
震之初也皆不以吉稱震蘇蘇位不當也

變動以待  
生氣復也震遂泥未光也

剛本光之物陰位  
而陷於重柔故未  
能光但變坤順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

不至凶咎耳大无喪也

危行如危行言孫之危行中謂君  
位非輕事也變而剛大則  
无喪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得言去四雖遠卦窮无輔中心未得安也變  
象離明知其懼於未及身震威離甲能備鄰

戒則雖凶无  
咎也鄰五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孔張失位立于客間之位所立之列位也思  
不出其位謂立于廟堂行禮之時雖有所思  
不言位外之事孟子曰朝廷不歷位相與言  
是矣不出戶庭不出門庭皆謂不出言以為  
不出思於位外者誤孔子曰  
為東周是其所以夢寐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言守變正也以  
釋經永貞也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郭雍曰止諸躬者謂成己而已未能成物

也。揚文煥曰。身者伸也。躬者屈也。屈伸在我。而不在物。以柔居陰。屈而不伸。止而不行。此出處之大義也。 艮其輔以中正也朱熹曰。正字羨。敦文。叶韻。可見。

艮之吉以厚終也厚變坤象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孔穎達曰。木生山上。因山

而高。非是從下忽高。漸義也。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漸以進之矣。一說。讀居如居敬之居。語意不穩。宜讀如居方之居。舉正曰。善風俗。今脫風字。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以門地進者。非求而得之。故義无咎也。 飲

食衎衎不素飽也朱熹曰。素飽。如詩言素飧。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

處之安矣。楊萬里曰。鴻自干而至磐石之上。則安而高矣。此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又豈素食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和衎之樂而已。 夫征

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也離羣醜。謂棄家累。因初二在艮門內。而三不顧之也。失其道。謂

三之合四非禮也。順相保。謂變坤安於下。觀象所謂未失道者也。禦寇與蒙上同。故象皆言順。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柔小之進。順莫

也。 之勝吉得所願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



亂也如延陵季子使於列國之事亦有此意矣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澤相交雷動為男澤養

為女而少從長歸妹之象歸妹女之終也但以說從人有失身敗德不能永終之敝凡事於說動之時能知其敝而可以永其終矣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以恒謂無僭嫡

之心恒久其德也相承謂奉女君也經言利征吉而象單言吉者明其吉不特征伐也利

幽人之貞未變常也二雖不得位未變事五之常也歸妹以

須未當也過中不正而又無應且柔乘剛愆賤陵貴是德位與時皆未當也愆

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

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諸侯以下皆各有偶唯帝

女降嫁故以五行二取譬焉上六无實承虛筐也變象亦无血省

文特言无實耳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震春離夏雷電皆至萬物茂盛

豐之象豐多故矣折獄致刑所以治豐也蔡淵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懼象程頤曰噬嗑言先王勅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事故為折獄致刑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過旬。釋經往字。變象小。過至五上。亦不可如何。故為過旬。則經尚字誤必矣。有孚發若

信以發志也信以發志。與大有之五同。豐其

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時雖

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豐。互兌象。

四之所為。故不釋於二。而釋於四也。行。謂權

臣志行也。君有暴虐。則下庇於權臣。以得免

矣。舉正曰。志行六五之吉。有慶也。故曰六五

今本脫志字

之吉。慶亦變兌象。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闐其无

入自藏也豐屋。蔽家。隱翳之深。自絕於人。比

上六虛動。變為離鳥之象。自藏。謂在其側者。自藏其才。不敢盡力。所以闐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焚火之

遂草而行。以為旅象。丘富國曰。山者火之所

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

旅瑣瑣志窮災也妄進志窮。而自取災。張清

初六得童僕貞終无尤也終。謂變也。旅焚其次亦



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亦承本卦傷因變互坎也變柔

與初二羣故曰與下與下則艮主剛正之義喪取汗辱必矣蓋貴賤有等威旅則等威難立唯義以守貴賤義喪之所以喪僕貞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

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因剛居陰位以明處于旅而不能復歸于故國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及也上及言聲譽也以旅

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而過高

有敗亡義因離火言焚變雖與三應而以寡親莫聞知過失矣莫聞因離聽為震鳴義與噬嗑上聰不明同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隨時而至重巽之象

申令行事亦各以時而不一如月令所載是矣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疑巽象與柔不果之

志疑令之初變正乾剛果斷其志轉在治國所以利武貞也履三亦稱武人過中而說故象曰志剛危之也巽初不紛若之吉得中也及而順故曰志治勉之也

以得中故雖紛若亦不流所以吉也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躁過陽為四

所乘故其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

正中也

位謂尊位尊中正雖吉然不變則不得其輔人君不貴自用而貴任賢故



稱九五以明矣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

乎凶也正乎凶釋貞凶也言失其威權而執正則凶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穎達曰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

故曰麗澤兌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二四比三而五比上皆疑於惑溺也獨初與柔

无係故其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志謂疑字義見損三象

而未行乎外者也二五皆剛外不相應而中相說故為信其志也來兌之凶

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變象安節而亨故不特有

私喜乃福孚于剝位正當也義如上六引兌慶及物

未光也變剛必光但引兌无有為之才故未光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无

之化无遠弗届皆渙散之象也享于帝謂祠古帝於明堂立廟謂祭祖考

初六之吉順也順謂變象與四說順也渙奔其机得願

也未能濟渙唯得私願渙其躬志在外也因應上為有施惠於外之

志與變異志窮相反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四雖柔小而能承五故曰

光大象所謂上同者也程頤曰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



施用於五言其成王居无咎正位也而非王居

功君臣之分也有如陳氏施於齊之慮故特戒渙其血遠害

也遠釋經之逃字害謂下坎丘富國曰三處

險內而應在外應外則為有所攀援而出

則為有所係累而不能去險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之容水

節限之象文物器用貴賤多寡各制數度使

不相踰者禮之節也人之德行雖美乎非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不可以託大事矣則是當

議之大者也如漢武之於霍光昭烈之於孔

明由此其選也如吳起與田文論功文曰主

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

无而造之謂之作有而裁之謂之制作者王

者之事制者通于上下故此以君子言之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水為通下塞為澤知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當可為時表準為極

是失其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非釋經文无

客而象曰又誰咎也言險本在外能慎其節

則无咎矣不節之嗟无所歸咎也朱熹曰又

誰咎也凡有三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

嗟與解之自我致寇則謂咎皆由己不可咎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謂五言承君上者宜由此道也

甘節

之吉居位中也

言中而不言正者主變象也

苦節貞凶其

道窮也

節窮則凶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楊萬里曰風無形而震川

澤鼓幽潛誠无象而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也徐幾曰中孚全體似離

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與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謹刑如此

文王唯于噬嗑取象孔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五卦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不欲之坎險也

其子和之中心

願也

二五中實相對而孚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

亡絕類上也

變象與五同類絕類於上謂不程朱以與初應為類失類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說在履卦

翰音登于天何

可長也

與窮為躁故戒聲譽之不可以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過而遠矣恭哀儉宜遠過乎人焉程朱以為三者可以小

過而不可甚過其失猶泥小畜之名以文德為小德雜卦曰小過過也小字豈可拘乎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象之意也項安世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



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飛鳥之迅。可以止也。不及其

君臣不可過也家事主恩。或有過矣。人臣主義。官守有分。不可過踰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宜求救之方也。弗過遇之位不

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位不當。象所謂失位而不中者。

也。終不可長。言變象雖得正位。而不可久居。以釋勿用永貞也。密雲不雨已

上也柔過兩剛而至五。已過上。弗遇過之已

亢也亢。甚於已上。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孔穎達曰。水在

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故為既濟。既濟之道。初吉終亂。故君子思其後患。而豫防

之。蔡淵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項安世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

莫如水。思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亦通

曳其輪義无咎也雖无成功。七日得以中道。義无咎也。

也中道與純離之二同。會韻。三年克之億也師老財匱。終日戒

有所疑也疑。因變互弱。疑患之將至也。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五之變與明夷往來。夷五



為夷主。二為所夷。故為箕子之明夷。是二不  
得時也。既濟初吉終亂。故二有得時而與之  
象。而五反衰也。吉大來。謂二變剛來。為互兌  
萬物皆說也。孔穎達曰。非惟當身。福流後世  
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明也。初言无咎。二言  
中道。三雖德克之。此既濟之事也。外三畫坎  
險也。四則有所疑。五則嘆不如西鄰。而上又  
有何可久之訓。則  
既濟為未濟矣。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  
不成烹飪

未濟之象。辨物。周禮所謂辨山林川澤丘陵  
墳衍原隰之名物者是矣。居方。書序所謂方  
設居方者是矣。慎辨物生。居之於方。使民各  
安其業。所以成未濟也。王制曰。凡居民財必

因天地寒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  
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中國夷蠻戎狄五  
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  
此其義也。上火下水。辨物象。離南坎北。居方  
象。或曰。方者。業之術也。辨別動植各立之官。  
定其業術。左傳所謂物有其官。官修其方者  
是也。亦通。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亦者。承既濟之上也。極。

以行正也

變柔為正。然韻不叶。竊  
疑正直之誤。直變坤象。

未濟征凶

位不當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以君子  
變正言



之  
光  
其  
暉  
吉  
也

日光為暉。日之天象。

飲  
酒  
濡  
首  
亦  
不  
知

節  
也

初亦字同初。飲酒可為。乃至濡首不知節。初曰不知極。上曰不知節。易三百八十

四爻莫非示極於人亦莫非示節於人之意見矣所以終篇也歟

周易新疏卷六

衣川友直  
河田希傑

同校



